



奇怪的驿站

(美) 克利福德·D·西马克 著



奇怪的驿站

作者：[美] 詹姆斯·D· 坎宁安 著

奇怪的驿站

——科学幻想小说

(美)克利福德·D·西马克著

邹服民范任荣译

内 容 简 介

这部科幻小说是国际得奖名作。

故事围绕银河星系社会中心指挥部在地球上建立的一个神秘的星际往来中间站展开。青春永驻的奇人、主人公伊诺克作为中间站管理员，百十年如一日，昼夜辛劳，执行中心指挥部号令，接待着熙来攘往、形形色色的外星人。在这里，作者不仅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宏观世界中无尽的新知识宝库，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星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未来的和平宇宙大家庭。小说以消灭挑动纷争、破坏团结的盗宝怪兽，“法宝”回到新法师手中，重放异彩，地球人类即将加入和平的银河星系社会而结束，寓意深刻地昭示了：人民大众掌权之日就是和平幸福到来之时。

这本书可以唤起人们美好的幻想，激励青年立志为科学献身，值得一读。

奇 怪 的 驿 站

〔美〕克利福德·D·西马克 著

邹 服 民 范 任 荣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28千字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贵阳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

书号10115·429 定价 0.50 元

出版说明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幻想小说作为文艺的一支特殊分枝，异军突起，一个半多世纪以来，显示了它旺盛的生命力，产生了不少足以传世不朽的名作。目前，全世界每年问世的文艺新作中有五分之一是科幻小说，引人瞩目地产生着愈来愈大的社会影响。

克利福德·D·西马克是当代美国杰出的科幻小说作家。在目前西方科幻小说两大流派——严肃的与通俗的——中，他属于主张作品干预现实，表达深刻社会主题的严肃派。《奇怪的驿站》（原著英文名《Way Station》直译为《驿站》）是作者所写的最优秀的科幻小说之一，曾获得一九六四年世界科学幻想小说委员会颁发的“雨果奖”（注）。

在这部中篇小说中，作者通过伊诺克的眼睛，把人类社会与星际社会进行比较，对纷争不已、危机四伏的现实国际社会作了极为深刻的反映。作品中提出了和平的道路在哪里——这个全世界人民关注的迫切问题，并作出了自己的正确回答：让权力回到人民手中，最终决定人类命运与前途的不是别的而是人民。

作品的科学幻想构思奇特，启人心智；艺术构思巧妙，引人入胜。不愧称一部启迪智慧、丰富认识、剖析人生的佳作。

近几年，作为文艺百花园里一朵富有生命力的奇葩，科幻小说在我国也有了可喜的新发展。它方兴未艾，已经度过了童年期，正在为形成自己的特色进行探索。介绍外国优秀的科幻小说，对于促进我国科幻小说的创作是一种有益的学习与借鉴。为此，我们出版这部作品，供广大读者和日益增多的科幻小说习作者参考。

原作中最后一节的若干小段，反映了西马克作为资产阶级作家思想的局限性，流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虚无主义慨叹。我们认为这是有损全书主旨的，因此，作了适当的删节，特此说明。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1年6月

（注）雨果奖：指以美国雨果·根斯巴克命名的奖金，是目前三种国际性科幻小说奖之一。自一九五三年开始颁发。

厮杀声总算听不见了。

排炮停止了轰击，硝烟象薄雾般弥漫在尘埃滚滚的大地上，它飘过倒坍的堑壕，笼罩着一片被战火燎得七零八落的梨树林。不久前，就在这块地方，人们野性发作，怀着深仇大恨，自相残杀，直到筋疲力尽，两败俱伤，才撒手。如今，虽谈不上握手言和，也总算消停了片刻。

在长时间此起彼伏的隆隆炮声震动之后，大地已经麻木了。人喊马嘶，金属的爆裂，激烈的搏斗，嘶哑的叫嚣，闪烁的火舌，耀眼的钢枪，刚风中猎猎作响的战旗……这一切全都消失了，大地又变得安静了。

即使在停火之后，战场上也不是万籁俱寂的。呻吟，啜泣，悲叹，要水喝的叫嚷声，临终前痛苦的呼唤与哀求……这一切在夏日炎炎之下展现了几个小时。随后，活着的人变成了逝者；再过了一会儿，散发出令人恶心的臭气；最终是一堆堆低矮的新坟。

这儿麦子熟了，没有人来收获；朽株枯木，逢春不再绽出新芽。坡地上，多少没有说完的话儿，多少未竟的事业，失散的行李物品，壮士的侠骨雄心，而今都化作南柯一梦。

铁军——这个威震一时的响当当的光荣称号——即新半球第五团、明尼苏达第一团、麻省第二团、缅因州第十六团，就是这次大战的参战部队。伊诺克·沃利斯是这支部队

的一名战士。他手持打烂了的旧式步枪，双手被风吹得皴裂，脸面被火药燎伤，靴子沾满泥土和血污。

可他还是活下来了。

二

欧文·哈德威克博士持着铅笔，让它在手掌中来回滚动着，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他瞅着坐在写字台前面那汉子，查询似地说：“我真不明白您干嘛上我们这儿来？”

“啊哟，是这样的，你们总是国家科学院嘛，所以我打算……”

“那您是搞秘密工作的？”

“博士先生，请听我说，如果您不反对的话，就把这次拜访作为非正式的吧，就把我当作一个被一些问题搞得走投无路的人，想从您这儿得到某种启示。”

“我倒是愿意助一臂之力，但是真没办法，此人整个历史是这样稀里糊涂，难以捉摸。”

“好家伙，”克劳德·卢易斯说道，“您可不能对我手头的材料提出异议；我掌握的全部材料就是那么一点点。”

“好吧，”哈德威克说，“咱们慢慢从头再审查一遍吧，你说的那个人……”

卢易斯打断了他的话：“他名叫伊诺克·沃利斯。按年代推算下来，他今年已经一百三十四岁了。一八四三年出生于威斯康星州，距米尔维尔只有几里路的一家农场。他是杰德蒂和阿曼达·沃利斯的独生儿子。”

“当亚伯拉罕·林肯号召组织志愿军时，他第一批报名参加，并在铁军中服役。一八六三年，铁军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几乎全军覆灭，沃利斯总算幸免于难。他转入另一部队，在格兰特将军标下，跃马全弗吉尼亚，在阿巴马托克斯地区复员国家，其时大约……”

“您审查过他吗？”

“我亲自找到了有关他的材料。他当年参军时的花名册，现存麦迪逊大街国会大厦。其它的材料包括任免命令书，现存华盛顿。”

“您不是说过他看上去只有三十岁吗？”

“一天也不会多，说不定还不到三十呢？”

“可您还不曾与他攀谈过。”

卢易斯摇摇头：“当我接受这项任务时，我也曾考虑到这一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搞秘密工作的为什么对这类事情如此关心？”

“我承认，事情非同寻常，但是，连贯起来看……”卢易斯答道。

“您是想长生不老吧？”

“咱们也许都想到过这一层，但这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更重要的是另外的理由。我们要对一个有着特殊历史情况的人物动动脑筋。”

“但那是项秘密工作……”

卢易斯咧着嘴笑了：“难道没有调统局吗？照逻辑推理来看，您也许是对的。可是，近来我们有一人就发现了一些线索。这个人现在威斯康星州的亲戚家里度假，不是在前面

提到的那个地方，而是在距那儿十五公里外的另一个地点。他在那儿听到一些谣言，一些风言风语。他向四邻打听了一下，没有问出多少东西来，应该相信他是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

“我真不明白，”哈德威克说，“一个人在一处地方活了一百三十四岁，怎么能不出名，不成为一位世界名人呢？不难想象，报纸上会怎样地大吹大擂呀。”

“我一想起这件事就厌烦。”卢易斯承认。

“您还没有向我解释清楚，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呢？”

“的确很难解释。”卢易斯承认，“您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那儿的风土人情。威斯康星州的西南角，夹在两条河流之间，密西西比河在西，威斯康星河在北，其间是一片平坦广阔的大草原，土地肥沃，村镇富饶。当地民情粗犷，风俗淳朴。四周是高山深谷，构成一个狭长的陆地港湾，并与外界隔绝，街道多少世代依然如旧，没有多少变化。那儿有许多小型农场，农场主们并不象二十世纪的人，其思想作风竟和数百年前移民时代的人相仿佛。当然，他们都有汽车、收音机，有朝一日还会买上一架电视机，但是他们的思想落后保守，他们的家庭观念浓，他们的道德标准不是为了全人类，也不是为绝大多数人，而只是为他们自己这些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的人们。

“从前，在偏僻的山谷中也有许多小农场，时至今日，在这里已经难以谋生。随着经济的变革，农场主人被迫卖掉场子，换得一些现钱，大多背井离乡，迁移到大城市去，想在那里多挣几个钱。”

哈德威克点点头：“这样一来，留下来的当然是最保守、

最顽固不化的了。”

“不错，眼下这里土地的主人们大多数根本不在那儿居住，也不耕种土地，只是丢下几头牛在那儿放牧罢了，就是那么回事，要想逃避税收，这倒是个好法子。”

“您不是故意胡诌，拿我穷开心吧？难道这些乡巴佬——是不是这样称呼啊——都是那末铁板一块，存心作对吗？”

“不至于这样吧。”卢易斯说，“这些家伙都是些思想陈旧、呆板，只关心自己的事的人；是些生怕别人打扰，不顾自己的同胞，一味贪图安静的人。如果某人能活到一千岁，也许有人为之惊叹不已，但那毕竟是他自己的事；如果这人因长寿而过孤独的生活，并因此受尽折磨，也是他自己的事。他们彼此之间也许会提到这些事，但是，在陌生人面前是绝口不提的。

“他们对每一个想在这儿谋生的异乡人都投以猜忌的眼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沃利斯永葆青春而别人日益衰老这种新奇事儿的魅力渐渐消退、淡漠了，人们聚集在一起时很少谈论这件事，后来干脆就没人提起。年轻人认为这老家伙也没什么特异之处，更何况他深居简出，人们实在难以见到他。

“如果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通盘考虑一番，它简直象一个离奇的传说。为这件事操心实在犯不着，也许这事毫无根据，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闲扯而已，要是当真刨根问底，岂不惹人讪笑？”

“但是，您的伙伴不也作过类似的查询么？”

“是的，其中奥妙，您还是别问我为好。”

“不可以委托他去调查清楚吗？”

“他在别的地方办事。再说，在这儿人家也认识他。”

“那么您呢？”

“已经花了两年工夫了。”

“那么您一定了解他这段历史了。”

“也不尽然，有些问题刚刚接触到。”

“您总见过那个人了吧。”

“经常见到，”卢易斯说，“但我从来没有和他搭过话。我相信他也不止一次看到了我，他每天去邮局取邮件以前总要散会儿步，他从未离开过这地方。您知道吗？一切需要的东西都靠邮差给他捎来：一口袋肉，一磅面粉，几十个鸡蛋，雪茄烟，偶尔还有酒。”

“这是违反邮政章程的。”

“可不是吗。不过邮差还是照样干，他任劳任怨完成人们委托给他的任务，也许只有这个邮差是跟他有往来的熟人了。”

“沃利斯靠土地不是也有一笔收入吗？”

“那可未必，他有一片菜园，但从来不管，早就荒芜了。”

“他既要生活，少不得要花钱，那钱从哪儿来呢？”

“是这么回事：每隔五到十年，他就派人送一批宝石到纽约的一家商号去。”

“是不义之财吧。”

“您以为他是偷来的？不，这不可能。当然，如果死抠条文，也有不符规定之处。他先前送去的时候，的确是照章

办事的，后来法律条文更改了，这时，我才认为他和买主都违反了其中某些条款。”

“那不给您添麻烦了么？”

“我调查过那家商号。”卢易斯解释说，“商人们很敏感，他们叫沃利斯吃了大亏，骗取了他不少钱财。我指示他们继续收购，假如出现了形迹可疑的人，应该予以调查处理的，可以直接告诉我，同时要求保密，就象往常一样，不露声色。”

“应该避免有人惊动他。”哈德威克说。

“您说得对，应该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我示意邮差照常给他递送东西，纽约的商号也照常收购他的宝石，一切照旧。我想您也许会问，他的宝石是从哪里来的？我的回答同您一样——不知道。”

“也许他有一座宝石矿？”

“尽管把宝石压了几成的价，他得到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卢易斯点点头说，“如果他手头现钱用完了，只要再送一批货去就行了。他自己肯定是花不了多少钱的，他生活相当简朴，这从他买的食品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订了一批日报、新闻杂志、几十种科学杂志，还买了许多书籍。”

“技术书么？”

“肯定占了一部分。不过，他最感兴趣的是最新的科学发展，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

“但是，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他不是科学家，至少他没有从事过研究工作。”

哈德威克摇摇头：“听起来简直难以相信，您已经全部审

查过了吗？”

“我一定小心翼翼，尽力而为，不过恐怕到头来谁也搞不清这个秘密。另外，我还差点儿忘了说，他写了许多东西。他买了上打的精装本子，买的墨水也要以公升计算。”

哈德威克站起来，踱来踱去，他说道：“卢易斯，要不是您向我出示身份证，我肯定会认为这是一桩恶作剧。”他走回椅子边，坐了下来，再度把铅笔在掌心里来回滚动着说：“您办这件案子已经两年，难道一无所得？”

“可不是，”卢易斯说，“我一无所知，正因为如此，我才到这儿来的。”

“您能多谈一点他在战后这段时期的情况吗？”

“他的母亲在他背井离乡期间就死去了，”卢易斯说，“他的父亲和邻居们将她埋葬在私人墓地里。年轻的沃利斯请假回家，但没有及时赶到。这在当时也是极普通的事，因为往尸体上涂香料防腐的作法那时还不太流行，加上行程缓慢也耽误了时间。尔后，他就回部队去了。可以大体上确定，这是他唯一的一次休假。

“那位老父亲孤独地生活，经营着农场。基本查明他是一个好农民，在当时甚至可说是极好的农民。他不惜重金购买农业杂志，并具有维新的观点，采取了一些合理的农业经营方法和防止土壤侵蚀的措施。用现代的眼光来衡量，这样的农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他却从这里解决了生计，并且有些积蓄。

“后来，伊诺克从部队回来了，父子俩管理这个农场约有一年的时间。老头子买来一台马拉刈草机，带有割牧草和玉米的新月形镰刀，这也算是一项很大的革新，手拿的镰刀

是远远不能和它媲美的。

“一天下午，老头子正要套上刈草机去田间收割，不小心惊了驽马，马儿朝户外狂奔，伊诺克的父亲猛扑上去，想竭力拽住轡头，结果死于非命。”

哈德威克哀叹地说：“这该死的马儿！”

“伊诺克把父亲的尸体搬进屋里，拿起武器去追寻那匹马，开枪把它射死在田塍边。后来，马的尸骨抛露在原地一年多，连鞍轡上的皮革都烂掉了。他回转家来，把父亲的尸体放到棺材架上，洗抹之后，给他穿上黑色的外衣，移到薄板上，然后在停放棺材的谷仓里伤心地哭泣起来。接着，他在母亲墓旁连夜挖了一个墓穴，回家又肃立在父亲面前守灵。天亮后，他把这个消息告诉近邻们，并请来了一位神父，挨到傍晚时分，在墓地举行了葬礼，从此，伊诺克一个人照旧过日子。他耕种的土地不多，看来打算种菜园。”

“您刚才说，这人从不跟生人交谈。您似乎对我说过您还有许多发现，是吗？”

“我花了两年时间，从事这方面的探究。我买了一辆旧汽车，在米尔维尔开着车到处乱跑，让人家把我看作一个‘采参人’。”

“一个什么人？”

“一个采人参的人。人参是一种植物。”

“这个我知道，不过，这行当近年来没有多大出息。”

“尽管目前有些出口公司减少了人参收购量，可我还会采集别的草药。我可以把有关的知识 and 草药的疗效秘而不宣，这并不算欺诈行为，我在这方面下过些功夫。”

哈德威克边听边寻思：这些名堂，挖草药的人谁都有一

套，而且都是这样干的，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看来这个人头脑有点不大正常吧。

卢易斯继续说：“事情比我预料的还要顺当。我到处漫游，和人们叙谈，我真的发现了一些人参。最先，我结识了一些渔翁，他们住在沃利斯农场下面靠河边的小山上，山边矗立着一块大岩石。这些渔翁在这里居住的时间差不多和沃利斯一样长，但是却与沃利斯迥然不同。他们是以打猎，捕鱼和酿烧酒为生的，他们的处境与我相似。当时，我正和他们一样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我帮助他们酿酒，和他们一道干活，一块喝酒，有时还帮着出售，或者和他们一道去捕鱼，打猎，坐在一起海阔天空地闲扯。他们偶尔也给我指点一两处肯定可以找到人参的地方，他们管它叫‘参窝’。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我居然和一位渔翁交上了朋友。那渔翁有一个女儿，是个长相很美的聋哑人，她会画花纹……”

哈德威克说：“我是生在山区，长在山区的，我了解这种人。”

“他们给我谈到沃利斯家那弩马和刘草机的故事。有一天，我跑到沃利斯的牧场，刨开一点土，发现了一具马的头骨和一两块别的骨头。”

“你能确定这些马骨头与沃利斯有关吗？”

“也许无关，”卢易斯说：“不过，我总还是发现了一些马的残骨，尽管为数不多，也足以说明问题。”

“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历史吧。”哈德威克沉思地说，“伊诺克自从父亲死了以后，就决心留在农场不走了么？”

卢易斯摇头叹息说：“他在自己的老屋里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那屋子也和主人一样，保持着古色古香。”

“您到过屋里吗？”

“没进到里面去过，但我可以告诉您，它还是老样子。”

三

他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根据过去十天里盯梢的结果，他掌握了沃利斯的行动规律，知道他要逗留一个小时。从他出门到取邮件回家，一般不会少于一小时，偶尔因为邮件到得迟，或者路上遇到熟人谈话，那就会超过一小时。但这些超过的时间，据卢易斯自己说并没有计算在内。

沃利斯到山后去解手，中途有一座悬崖峭壁，威斯康星河就打从这底下经过。他手握枪枝，爬上山顶，站在那儿了望着辽阔的原野，然后，走下山来，沿着林木蓊葱的小径走去。这时，正值囊兰盛开的季节，香气扑鼻。行近山间泉水边，泉水从紧靠下面的荒芜了上百年的田地里涌出来。他沿着山坡走过杂草丛生的街道，直走向自己的信箱。

从近十天对沃利斯的观察看来，这是他的必经之路。他只跟几个人谈话，正如卢易斯所说的：他成年累月都是老样子，不慌不忙地闲逛，好象有的是时间，一路上，花、鸟、树木都和他交上了朋友。

他是一个健壮的人，还保留着一些来自艰苦战斗年代的军人本色，肩平臂直，昂首阔步，转身敏捷，看得出是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人。

卢易斯从荆棘丛中钻出来，这儿从前是一座果园，长着几棵弯曲多疤的老树，上面挂着几个涩口的苹果。他站在林